

## 《地下》的叙事结构与创伤书写

吕 斌

---

**内容提要:**《地下》是村上春树 1997 年推出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被誉为转型之作。我国学术界一直以该作品为例探讨村上春树如何关注社会现实、进行创作转型等命题,鲜有考察该作品所再现的创伤情境里日本人的社会心态。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着重分析该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而窥测村上春树笔下灾难亲历者面对创伤时的真实感受。

**关键词:**村上春树 《地下》 叙事结构 创伤书写

**作者简介:**吕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日本现代文学。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杨金才教授的指导,许钧、张新木、叶琳、陈新仁、王奕红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

**Titl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rauma Writing of Haruki Murakami's *Underground*

**ABSTRACT:** *Underground*, a non-fiction work published in 1997, allegedly marked a new turn in the career of Japanese writer Haruki Murakami.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studied this work on topics such as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rakami's literary career. Based on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narration of trauma in *Underground*.

**Keywords:** Haruki Murakami, *Underground*, narrative structure, trauma writing

**Author:** Lü Bin <lvbin@nju.edu.cn>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46), specializing in Japanese literature.

---

《地下》是当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1949—)1997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翔实地记录了东京沙林毒气事件亲历者口述的灾难体验。由于其出版时值事件两周年纪念日前夕,又逆袭了文学界之于村上“赘述小事”、“游离社会”、“虚无潇洒”等创作特征的既往共识(片岡 82;川村 170;川本 194—95;千野 第八版),所以,在日本,它出版伊始即受到关注。作家论者主要聚焦作家的转型,认为作品反映了村上创作动力由个人志趣向作家责任的转变,开始对社会现实采取主动姿态(黑古 19—20);作品论者则着重探讨作品的现实意义,认为《地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直观地呈现了亲历者面对创伤时的真实感受(深津 48)。与日本不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主要聚焦村上的非纪实作品,直至2009年,《地下》因被视为村上新作《1Q84》的“拟写”模板而受到关注,迄今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以该作品为例探讨村上如何关注社会现实、进行创作转型等命题,认为作品表明村上开始以介入现实的态度展开文学的精神救赎(林少华 134—36;刘钟鸣、曾妍 93;吴思佳 32),鲜有考察作品所呈现的身处灾难中日本人的创伤叙事。其实,沙林毒气事件给予日本人的重创是村上创作《地下》的触发点和基本着眼点。正如村上在《地下》的《写在前面》中所说,一封泣诉灾后夫妇遭遇的信件引起他的关注,“那对夫妇心中的创伤很严重,我打心眼里觉得不忍,……我想知道写那封信的女性(们),了解她(们)的丈夫(们),……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剧烈伤痛的社会构成方式”(村上 2),以灾难亲历者创伤讲述为主要内容的《地下》完稿后,村上再三祈祷:“但愿我能将你给予的原封不动地送到你手里”(428)。可见,作品展现的灾难中日本人的创伤叙事是作者想通过静谧的文学交流传达给读者的。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审视《地下》的叙事结构和创伤书写,进而窥测村上笔下灾难亲历者面对创伤时的真实感受。

### 创伤情境中日本人的心态群像

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认为,除了即时话语,叙事一般包含多重故事层次,依据故事的转换,叙事层次可以分为故事外层、故事内层和元故事层(158)。《地下》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多重叙事层次的作品。

在故事外层,隐含作者根据灾难发生时亲历者所乘的地铁线路,将其口述内容编为五章,每章以地铁线路为名,这五章的名称,“千代田线”、“丸之内线(开往荻洼)”、“丸之内线(开往池袋/区间车)”、“日比谷线(中目黑始发)”和“日比谷线(北千住始发,开往中目黑)”,不仅共同提示出作品叙事的总体框架,将叙事焦点由“地下”具象化为五条地铁线路,而且成为作品叙事推进的一条线索,引导隐含读者依次去探寻每条线路上发生的事件。

故事随隐含作者对罪犯及其犯罪过程的介绍而展开,并逐步进入故事内层。这些凝练简短的叙述分布在《地下》各章节伊始,例如:“在丸之内线从池袋开往荻洼的地铁施洒沙林的是广濑健一和北村浩一小组……广濑捅开两个塑料袋,九百毫升沙林液体滴到车厢地板。结果,乘客一人死亡,三百五十八人重伤或轻伤”(村上 60—2)。第三人称、全知的视角,再加上极为平实、不夹杂态度和观点的言辞,令叙述者悄然隐身,而其所述的情境却赫然显现于读者眼前,增强了读者的临场感,又确保了故事自身逻辑的自然展开,起到一石二鸟之功效。

如果说隐含作者作为故事内层内隐的叙述者从其所讲述的情境中脱开身来,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中灾难亲历者则代替了隐含作者成为外显的叙述者,开始直接讲述自身遭遇。于是,叙事的焦点便由发生灾难事件的空间——五条地铁线进一步具体化为当时在这些空间内蒙受灾难的众多鲜活生命体刻骨铭心的见闻感受,一个与凝练、平实的故事内层叙事迥然不同的、细

致而又饱含着创伤述说的元故事层叙事继而出现。

与日本传统私小说里许多深挖自身苦痛,甚至以毁灭自我的方式寻求救赎的创伤叙事不同,《地下》元故事层的灾难亲历者在述说痛楚之余,还讲述其为脱离苦海所做的各种努力。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所说,“创伤故事的核心乃是死亡危机叙事和生存危机叙事的双重叙事”(7),亲历者的述说实际上表达了他们源于死亡危机的痛楚和克服生存危机的渴求,也反映了他们之于二者张力之间的挣扎。

挣扎首先体现在亲历者心理上“恐惧”与“战胜恐惧”的颀颀。事件发生以后,亲历者关于灾难情景的回回梦魇、倍感惊惧的种种倾诉(村上9)和对“余党仍窜来窜去”的深深担忧(352)反映了他们的恐惧不仅来自沙林毒气灾难本身,还来自灾难的肇事罪犯,甚至来自孳生灾难的社会环境。其中,一些亲历者表示要努力摆脱恐惧(村上22,32),体现出他们仍处于恐惧和战胜恐惧此消彼长的煎熬之中。如果我们不把“恐惧”与“战胜恐惧”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那么就可以将这种颀颀看作“恐惧感不断减弱和战胜恐惧逐渐发生作用”的过程,或者理解为遭受重创后亲历者对现实逐渐适应的过程。不过,二十位直言为恐惧所困的受访者之中,仅有两位明确表达了战胜恐惧的意愿,这预示着亲历者对现实的适应还需要经历很长一段过程。

亲历者感受上的“痛苦”与“庆幸”并存是挣扎的又一表现。乐观的年轻姑娘以“整个内脏就要从嘴里出来了”(村上5形容沙林带来的苦楚,59岁的男性以“还不如在战争中被杀死”(352)表达难耐的煎熬,事发后救护车迟迟不来、看着受害者躺在地上无人施救的情景而“痛心得无法自持”等亲历者的表述(9—10),入骨地表现了他们目睹伤亡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受。另一方面,也有人感到庆幸,“捡回一条命”(村上33,66,315)、“正好坐在毒气袋上风向”(43,81)、“还有逐步摆脱后遗症康复的可能”(365)等诸多叙述都表明了其庆幸的原因都归结于一点,即可以远离痛苦。正因为痛苦如此不堪,庆幸才越发真实,二者相互映衬,共同反映了亲历者蒙难后的复杂心境。

再则,亲历者表现出“愤怒”与“恨不起来”的复杂情感仍是挣扎的内心苦痛。一般而言,人们对迫害自己、残害无辜的罪犯感到愤怒再自然不过了。作品通过连自卫队军官都“生平第一次”感到怨恨的表述暗示愤怒的人群之广(村上166),以“尽快处决罪犯!”、“让受害人家属往麻原身上洒沙林”(243)等控诉反映出人们愤怒的程度之深,而公司职员因与麻原彰晃是“同代人”愤而加入诉讼队伍“正面发泄愤怒”的事例(338)更是告诉我们,饱受创伤的人们极其不愿与罪犯有任何瓜葛,即便这些所谓的牵连,不是犯罪意义上的实质关联。在彻骨愤怒的氛围里,同样饱受痛楚,一些亲历者缘何恨不起来?对此,他们直言:“因为我不太清楚自己是被谁弄伤的”(村上87—8);“总是心怀憎恨和愤怒,就无法从后遗症里摆脱出来”(332);“怨恨什么也产生不了”(33);“想办法为受伤严重的人们做点事的想法倒更加强烈”(92)。原来,这些亲历者之所以恨不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麻木或宽容到不论是非,而是出于他们认为没搞清楚对象不可以愤恨、怒气不利于摆脱痛苦不适合愤恨、恨也无用不如不恨的诸种考虑。“愤怒”和“恨不起来”相互交织,既刻骨地呈现了亲历者受到伤害后自然而感性的心理状态,也充分反映了他们面对创伤时的理性考量。

上述诸种亲历者关于“恐惧”、“痛苦”、“愤怒”和“战胜恐惧”、“庆幸”、“恨不起来”的讲述相互映照,深深反映了他们的挣扎和煎熬。不仅如此,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威尔·塞尔福(Will Self)所言,“创伤实际上是受伤者追寻致伤原因的一种效应”(201),《地下》通过元故事层亲

历者的创伤讲述对“社会、经济及政治机构能够制造并无限延续创伤的方式”(Laurie 4)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众多亲历者质疑政府失职,认为其未能有效维护治安,最终使“过去根本不可想象”的恐怖事件在“超级安全”的日本发生(村上 206,239),由此,他们意识到日本尚缺乏高效应对重大灾难的体制(57,202,282,289)。不少亲历者说当时自己看到中年男女倒下,认为他们在殉情,见到女性倒下,以为她们贫血,发现男性倒下,觉得他们醉了酒或者中了防狼喷雾(343,351,376,384),为未能及时发现危机并阻断灾难蔓延而反思。还有一些亲历者的意见直指媒体。人们是依赖媒体的,如果没有报道,即便亲历者,也不能完全了解灾难现场情形和事态发展的近况。然而,面对媒体的报道,“不满”、“讨厌”、“可怕”、“不信任”却成为亲历者表达意见的关键词(村上 15—6,51,286)。之所以不满和讨厌,是因为在亲历者心中,“救治伤者”远比“报道现场”重要,而一些媒体工作者却为了报道妨碍救治。目睹这些以工作职责替代人道关怀的作为,看到经媒体处理却与自身经历相去甚远的信息,亲历者深深感到媒体的可怕和难以信任。

种种反思令亲历者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可以说,隐含作者对这些变化的呈现方式与前面明显不同。他并未延续描写亲历者痛苦和反思时酣畅直接且不断重复的表现手法,而将变化不着痕迹地穿插于各种关于痛苦或反思的叙述之中,如“每当身体不舒服,(丈夫)总会担心地问‘是不是沙林毒气的影响?’我觉得有丈夫在身边真是太好了,真希望以后两人可以永远在一块儿”(村上 38);“如果没有发生沙林事件,我也许不会那么早提出离婚。因此,沙林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痛苦经历,也是一个契机”(43),等等。这些不经意被带出的寥寥数语不仅提示出创伤影响的潜移默化,而且精炼地点出人们所受影响之深,从而成为《地下》元故事层创伤书写不可小觑的组成部分。将这些话语汇聚起来品读,作品所透露的、创伤所引发的亲历者人生观的改变便了然于前了:在个人维度,亲历者分析了奥姆真理教聚集众多知识精英却成为邪教的原因就在于个人的弱小,意识到今后个人必须变得强大(村上 66);在家庭维度,他们有了更清晰的家庭观,或因患难真情而倍加珍视家庭(38),或正视现实提出离婚(43);在国家维度,他们认为事件暴露的道德缺乏、利益至上等倾向有损社会安定,国家的繁荣需要大家守护和传承(166)。日本人向来重视集体合力,而创伤经历使亲历者转而强调个人必须强大;日本人重视家庭,即便貌合神离也不轻言离婚的传统思想在社会影响深入,而创伤体验令亲历者为了生活品质毅然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在市民社会程度较高、国家与社会相对自律发展的日本,普通国民对国家事务不甚关心,而创伤痛楚让亲历者产生守护、传承繁荣的责任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及其带来的创伤影响何其深入,它们甚至在价值观的层面改变了日本人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意向。

如上所述,《地下》通过三重故事层次的叙事结构,凝练简洁地提示了叙事推进的总体构架和线索,客观真实地呈现出创伤叙事的背景,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以挣扎、反思和改变为关键词的创伤情境中灾难亲历者的心态群像。

### 面对创伤时日本人社会心态的演变

在《地下》的《写在前面》中,隐含作者以村上春树的口吻叙述了创作的过程:历时一年共访谈了六十二位灾难亲历者,向他们询问:“对于您那是怎样的一天呢?”、“您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您因那起事件遭受了怎样的痛苦?”、“那种痛苦后来也持

续吗?”(村上8),“征得同意后将采访对象的话完整收进书中”(9)。换言之,构成作品主要内容的亲历者的创伤讲述是在上述访谈问题的引导下成形的,亲历者的回答,实际上就是依据对沙林毒气事件的总体印象、灾难发生时的感受、灾难发生后受到的近期摧残和长期影响这条线索谈论个体创伤感受。作品完整记录每位亲历者的个体感受并将其列为一节,于是,每节都体现了一位亲历者在不同时期的心态特征,而整部作品就反映了亲历者心态演变的总体态势。可见,在《地下》叙事的故事外层,隐含作者通过谈论创作历程又向读者提示出暗含于系列访谈问题之内的、作品叙事推进的一条线索。

因循这条隐形线索细读文本,《地下》故事内层叙事内容与元故事层的关系、以及元故事层叙事的内涵都有所改变。如果说五条地铁线路构成的叙事线索之中,故事内层的罪犯及其犯罪情况是作为元故事层亲历者创伤叙述的背景而存在的,那么在亲历者心态演变这条隐形线索中,故事内层的罪犯及其犯罪概况则成为触发元故事层亲历者创伤心态变化的直接动因。不仅如此,如果说五条地铁线路连接而成的叙事线索引导读者去感知共时的地域空间里亲历者的创伤感受,那么,隐身于访谈问题之内的隐形线索又提示出一个从历时的时间跨度上体察亲历者心态演变的视角,为元故事层的创伤叙事平添一重内涵。

亲历者心态演变的第一阶段是对惯常经验的依赖。依赖经验,是大多数人的日常体验。然而,不能不说依赖惯常经验到对危机视而不见(村上84,85,315,351,376),是《地下》反映的日本人社会心态的重要特征。这种心态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腾飞的社会状况。当时,日本通过技术立国、经济全球化等方式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人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形成了自信且对传统满意度很高的社会文化。正是这种满足和自信,令很多亲历者在灾难爆发后明显表现出对惯常经验的执拗,对已然发生的危机浑然不觉。

惯常经验的失效直接导致了亲历者以往经验的断裂,这是他们心态演变的第二阶段。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以来,进入日本社会生活视野的西方经验每每干涉、侵扰了日本人对本民族以往经验的承袭,那么,东京沙林毒气事件则从内部冲击并切断了日本人对许多以往经验的依赖,造成这些经验的断裂。断裂首先体现在惨剧发生之初,受访时,亲历者从不同角度谈到事发后警察、消防队员等国家治安和救援力量的延迟到令他们如何惶恐无助(村上253,282),医疗救护队伍的迟迟不来导致众多伤者无法及时获救的状况令他们如何担忧痛心(57,317),许多技术处理后程式化的报道与现场见闻的偏差令他们觉得以往赖以获取信息的媒体是如此可怕(286),这些都反映了国家动员有效、救助体制完备、媒体报道与现场情况契合程度高等以往经验指导效用的局限。可以想见,灾难中应对经验的缺失会造成亲历者何等的恐惧和痛苦,而这种惨痛的经验又会令他们对肇事罪犯如何的愤怒。这种断裂还体现在灾难发生以后,惨剧带来的痛楚、理想和现实的极大落差令许多日本人痛定思痛,开始从国家、社会、个人的维度进行反思(38,43,66,166)。事实上,只有这种无从躲避、无从推卸的自我反省,才有可能断绝他们对不太契合现状的经验或自信的依赖,造成这些经验的真正断裂。

以往经验断裂的后果是有效经验的空缺,这是亲历者心态演变的第三阶段。正如亲历者所说,“以沙林事件为界,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大不一样了”(村上292),这种孳生于社会内部的突发暴力侵袭,导致了日本人常规认知和理解体系的崩溃,而新经验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在有效经验欠缺的阶段,由于缺乏可以遵循的范式,以循规蹈矩著称的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陷入了混沌状态。那些源于旧经验失效、新观点尚未形成的惶恐和痛苦,也因此频频出现在亲

历者的话语表述之中。

亲历者心态演变的第四阶段是新经验的萌生。催生新经验的力量首先来自日本人对沙林毒气事件反思。一方面,毒气的残害促使人们更加珍惜生命,对健康生态的渴求提醒并鼓舞他们战胜恐惧、平复心态以避免浪费有限的生命。所以,亲历者在“恐惧”、“痛苦”、“愤怒”之余,也萌生了“战胜恐惧”的意志、劫后余生的“庆幸”和避免徒劳无益的“恨不起来”情绪。另一方面,沙林毒气灾难救援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让日本人感到切肤之痛,对国家安全管理、应激体制、社会道德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观点,亲历者指向国家、社会、个人各个层面的各种意见也因此产生。催生新经验的力量还来自灾难爆发后日本人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这使他们更加珍视短暂的人生、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所以,亲历者在灾难爆发后发自内心地疾呼“个人要强大”,否弃貌合神离的婚姻,谴责利益至上、不顾道德等危及社会生态的行为,表现出守护和传承国家安定繁荣局面的责任心。

接下来的第五阶段是新经验的持续发展。一般而言,继续发展或萎缩消亡是新事物萌生后的两种前景。隐含作者通过“活着就意味着必须做点什么”、“一起努力吧”(村上 33)等亲历者的日常问候、以及“我强烈意识到,对于先辈们竭尽全力亲手打造的繁荣安定的国家,我们必须努力守护好,并把它传到后代手中”(166)等叙述提示读者,创伤影响虽非朝夕即可消弭,但亲历者正心怀美好期冀、坚强地为把握当下而努力着,个体要自强、社会的安定繁荣需要守护、个人对此也应尽力等新意识也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见,与前四个阶段的直白呈现不同,隐含作者是以预示的方式对新经验的前景加以展望的。这固然因为受成书时间所限,出于“但愿我能将你给予的原封不动地送到你手里”(村上 428)的本意,隐含作者无法超越现时构筑将来,但由此却成就了一种较为开放的结局,给予读者更多遐想空间。我们不禁联想,这种预示在东北地区大震灾后得以印证,日本国民心态的稳健从容、以及灾后重建复兴过程中表现出的干劲都表明了新经验的成长态势。

综上所述,村上春树的长篇纪实文学《地下》是一部包含多重叙事故事层次的作品。隐含作者于故事外层,匠心独运地从共时和历时的维度推进叙事,既细致地传达了共处于创伤情境中灾难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地揭示了使生命遭受创伤的力量;又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创伤时灾难亲历者心态的演变历程,再现了身处灾难中日本人的真实心境。作品体现了村上叙事的精妙布局和现实关怀,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 引用文献【 Words Cited 】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6.
- Fukatsu, Kenitirou. "Testimony of the Other—The Utterance Position of Haruki Murakami's *Underground*." *Jap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Meiji University* 25 (1997): 44-52.
- [ 深津謙一郎:「証言の<他者>—村上春樹『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の発話位置—」,『明治大学日本文学』,1997年第25号,44-52ページ。]
- Genette, Gé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New Narrative Discourse*. Trans. Wang Wenr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0.
- [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 Kataoka, Yutaka. "The Milestone towards Orthodox Monogatari." *Understanding Haruki Murakami's Writing*.

-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2001. 82-5.
- [片岡豊:「まっとうな力を持つ物語への里程標」,『村上春樹がわかる』,東京:朝日新聞社,2001年,82-5ページ。]
- Kawamoto, Saburo. "A Sense of Incongruity to 'Social Them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Haruki Murakami's Fiction*. Tokyo: Wakakusa Press, 2006. 194-6.
- [川本三郎:『社会派』への違和感,『村上春樹論集成』,東京:若草書房,2006年,194-6ページ]
- Kawamura, Minato. "Where Would Haruki Murakami Like to Go?" *Understanding Haruki Murakami's Fiction*.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2001. 170-5.
- [川村湊:「村上春樹はどこへ行く?」,『村上春樹がわかる』,東京:朝日新聞社,2001年,170-5ページ。]
- Kuroko, Kazuo.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 1987." Trans. Liu Lishan. *Japan Studies* 3 (2007): 17-21.
- [黒古一夫:《论日本现代文学 1987 年的“转型”》,刘立善译,《日本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17-21 页。]
- Laurie, Victory.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P, 2002.
- Lin, Shaohua. "On Haruki Murakami's Concept of Monogatari: From *Underground* to *1Q84*."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0): 133-41, 160.
- [林少华:《之于村上春树的物语:从〈地下世界〉到〈1Q84〉》,《外国文学》2010 年第 4 期,第 133-41,160 页。]
- Liu, Zhongming, and Zeng Yan. "Personal Comprehension and Tolerance of Haruki Murakami—Haruki Murakami and His *Underground*, *The Constraint Places: Underground 2*."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0): 92-4.
- [刘钟鸣、曾妍:《村上春树的个人理解与宽容——村上春树与他的〈地下铁事件〉、〈约束的场所:地下铁事件 2〉》,《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第 92-4 页。]
- Murakami, Haruki. *Underground*. Trans. Lin Shaohu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村上春树:《地下》,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 Self, Will.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 Senno, Takumasa. "An Essay on Haruki Murakami's *1Q84*." *Wenhui Book Review* 23 August. 2009.
- [千野拓政:《试读村上春树〈1Q84〉》,《文汇读书周报》2009 年 8 月 23 日。]
- Wu, Sijia. "On Haruki Murakami's Attention to Japan." *Journal of Ning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 (2009): 32-5.
- [吴思佳:《论村上春树的日本关心》,《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第 32-5 页。]

(责任编辑:顾舜若)